

## 深读·在人间

►泥石流过后,月圆村几乎被抹去



## 寻找月圆村

文/本报记者 鲁超国 片/本报记者 周青先

## 无法醒来的噩梦

8月7日的夜里11点,舟曲县城的人们不少已经进入了梦乡,可是,他们没有想到,这一次入睡竟然是长眠。

“小桥,流水,人家。”这样的诗句,曾经可以用来形容月圆村。月圆村所在的舟曲县位于甘肃省南部,这里是山的国度,水的世界,有幽峡秀峰,有九十九眼泉水,具北峡之雄,兼江南之秀。

月圆村北面一两公里的上方,有翠峰山和白山这两座海拔约2000米的山峰高耸对峙,两山之间形成一道“峪门”——当地人称“三眼峪”峡谷。

“峪门”下方西侧紧挨着三眼村,接下来正对“峪门”的就是月圆村,北街,东街两村则在月圆村下方。一条五六米宽的泄洪沟从山上延伸下来,直达白龙江,将四个村紧密连在一起,这四个分布在排洪沟两侧的居民点是舟曲县城人口最密集的地方。

如今,月圆村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长达5公里、宽上百米的面目狰狞的泥石流。

8月7日夜,总量约18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,像一条失去控制的野兽,从山上狂奔下来,将三眼村东侧的30多户人家冲毁,然后迎面将月圆村吞掉,接下来又从北街、东街村中间豁开,最终一头扎入白龙江,被阻断的白龙江水位迅速抬高,形成堰塞湖。

月圆村唯一保存完整的,是村东地势较高的一座一直香火旺盛的寺庙——鳌山寺。但是,看庙的夫妇俩也都被泥石流吞噬了。

回忆起8月7日的那个晚上,亲身经历的人都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惧。

当晚,舟曲城内,无星月,下小雨。雨很小,“地面都没有湿,连屋檐上都没有积存下雨滴”。

“不过,那晚闪电很多,雷声很大,不是那种清脆的‘咔嚓’声,而是接连不断的‘轰隆隆’声。”月圆村的刘小林说。

晚上11点多,已经躺下的刘小林心神不宁。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,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外,结果看到一条“巨蟒”掩盖了熟悉的小路,“巨蟒”身上流淌着黑色的液体,向他们家的房子推进。

他跌跌撞撞跑回家,把媳妇和三个孩子从床上拉起来,院子里有棵树与山坡相连,他们爬上去,然后跳上山坡往高处跑……

刘小林的邻居尚方一家五口爬到房顶上,人都安然无恙。他们两家是月圆村最为幸运的两户了。

还有三四户村民,他们虽是月圆村村民,但房子地势高,躲过

一劫。

“可以这么说吧,只要在村里的人,基本上都被埋在里面了,活下来的都是当时不在家的人,整个村大概也就剩下几十个人了吧。”一名村民说。

“全村700多人几乎都没了,我全家11口人,只剩下我和小儿子。”34岁的月圆村村委主任何新朝,看到泥石流冲进院子,忙回屋子抱起5岁的小儿子架在脖子上,结果被泥石流冲出院子。挣扎中,他正巧抓住了身边一根电杆,紧紧抱住。

## 8月15日,举国哀悼舟曲泥石流遇难者。

这一天,距离中秋节不到40天了。

按照舟曲当地风俗,中秋节,每家自己制作月饼,蒸笼有多大,月饼就做多,然后,切开,包好,带着串门拜访亲朋好友,作为送给孩子的礼物。

今年中秋节,月圆村的村民刘月成一家人不打算做月饼了,“做了也没人吃喽”,刘月成的老伴眼睛都快哭瞎了。

刘月成的大哥家里死了6口人,二哥家死了8口,三哥家死了6口,五弟家失去了一个儿子。排行老四的他如今成了“老大”,因为迁出村子,他全家得以幸免。

8月7日的一场特大泥石流,掩埋了舟曲近半个县城,月圆村基本被从地图上抹掉。月圆村几乎整整失去一代人。



▲月圆村几乎整整失去一代人。

“有两次,越积越多的泥石流漫过我的头了。我连着两次把孩子放到杆子顶上,然后自己又一把把撑出泥水面。”

他坚持了一夜,早晨6点多被人救起,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夜!”

“很多人在睡梦中永远没再醒来,很多都是整家整户没了。”刘小林的大哥、二哥、二伯、三伯、舅舅家里都有人被人埋在泥石流下。

从福建回来探亲的陈建龙,本打算8日一早走,可就是在这个晚上,他被永远留在了舟曲。

泥石流过后,有的人觉得整神灵验,因为鳌山寺是月圆村唯一保留下来的毫发未伤的建筑物。也有的觉得整神不灵验,因为他没能保佑住月圆村。

## 殇城舟曲,月圆月缺

8月15日,舟曲泥石流哀悼日,距离灾难已经过去8天,哭声啼啼的日子正在慢慢过去,但在随便一片废墟里,都深藏着一堆被眼泪浸泡过的故事。

8月16日,正值农历七月初七,是民间传说中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

月圆村村民薛贵忠,用湿布擦拭着妻子满是泥土的左手,一枚戒指渐渐从无名指上显露出来。

这位30多岁的7尺男儿再也止不住眼中的泪水了,他流着泪将妻子裹进印有“龙凤呈祥”的红色被单里……

废墟上,不断有人来寻找亲人,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号声,基本上是从遥远的外地赶来的;当地居民,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。

“刚开始挖都没法挖,泥浆挖开就合上了,4天才挖了一个半米深的坑。”有的村民放弃了挖掘亲人的尸体。

然而,还是有人不甘心,“如果不挖出来,就好像家里没人了一样”。

月圆村的村民张红租来一台

挖掘机,在“家”里挖掘着。

弟兄仁和妯娌们那天傍晚在山上的玉米地浇水,两个老人去外村亲戚家吃喜酒躲过一劫。然而,他们的8个娃娃全被埋在泥石流之下的家中,最大的17岁,最小的6岁。

“娃娃们太小了,说什么也要把他们找到,带他们回家。”这个37岁的父亲头发乱蓬蓬的,两只眼睛疲惫而苍老。

“活着的人更痛苦,有时想想,还不如一家人全部被泥石流埋了算了。”一位母亲抱着8岁的儿子几次哭昏过去……

废墟里散乱着过去的生活碎片,结婚证,孩子的书本,布做的花朵……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,躺在废墟上,眼睛“受伤”,露出了里面的海绵……

废墟上有一只狗,闻闻这里,嗅嗅那里,主人没了,家也没了,但是几天来它一直不走,一直在废墟上寻找着什么。每当有陌生人从它身边经过,它不咬不叫,畏怯地跑开,然后再回来……

棺材店的老板生意从从没见过这么红火过,棺材早早都被预订出去了。王咏琪本来订了5口,但是最后老板只给了他两口,“没办法,就用从废墟里扒出来的箱子,把孩子放进去去安葬”。

王喜代家里穷,从来没有给外甥女买过礼物,外甥女遇难后,他用木板做了一口棺材,背到了废墟上,算是送给外甥女最后的礼物。

年仅27岁的雷长波被他的父亲安葬在子女王桂芳的墓旁,“他们活着的时候那么相爱,遇难的时候也紧紧相依,就让他们永远在一起吧……”两个年轻人本计划今年10月结婚。

玉皇庙前,是月圆村的安置点。

74岁的尚永录老人坐在庙门口,呆呆地看着下面的废墟。

以前的这个时候,他会约上几个牌友一起打牌,他只会玩“牛九”。“牛九”要4个人玩,现在,他已经凑不齐4个牌友了,他的那副纸牌,也和牌友一起被埋在废墟下面。

月圆村70岁以上的老人,已经剩下不到10位了。

## 人吃山,山吃人

谁能想到,泥石流倾泻下来的地方,如今光秃秃的山峰,曾是一片原始森林。解放后,树木从山脚下一直砍到山顶,“连根都挖出来,因为树根的燃烧值高”,“人吃空了山,山开始吃人了”。

舟曲的历史,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,“这里的历史比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还要早。说明这里是一个非常适宜人居住的地方。”为舟曲编写县志的裴卷举说。

他今年70岁了,18岁来到舟曲,以前,他每天都会从泥石流倾泻下来的地方爬山锻炼。

“解放后,山上的树被砍伐得很厉害,连根都挖出来,因为一个树根可以烧一晚上。”裴说。

在上个世纪70年代公路未通之前,经常可以看到白龙江上几百个木筏漂流而下的壮观场面。

破坏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,“那时候路上的车,基本上都

是来拉木头的。”

1998年禁伐后,在峪口设立了森林资源保护站,“有时候保护站的工作人员是女的值班的话,砍伐的人胆子就更大,甚至动手打女工作人员。”砍伐的人有外来的木头贩子,也有当地百姓。

官方资料显示,此次重灾区之一的三眼峪沟曾在1978年、1989年和1992年三次爆发泥石流。

泥石流让舟曲人开始清醒,也做了努力,但由于后续资金不足,防治工程1999年一期完工时,只修建了10座拦渣坝,而排导工程一直未能实施。

“5·12”地震重建为舟曲带来了资金,就在8月7日夜泥石流倾泻前一个小时,工人们还在三眼峪拦渣坝的脚手架上赶工……

然而,悬在舟曲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来了,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“但是以前的泥石流和现在这次相比,简直小巫见大巫。”裴卷举说,明朱元璋洪武三年,修西固新城,并修南北水门,三眼峪的洪水一直从南北水门流过县城,640年来水门一直存在,可是这次泥石流,水门只残留下地基上的几块石头,南水门则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了。

当舟曲的天空再响起雷声,天空再下雨时,很多舟曲人纷纷到乡下亲戚家暂住。

## 人在,希望就在

温州的杨建凯在舟曲呆了10多年,做服装生意,在这场灾难中他损失了40多万元,“人在,就行了”。

8月13日,一辆小货车拉着10个温州老乡驶出了舟曲。

后车厢里坐着5个人,有说有笑。杨建凯看着15岁的儿子,嘴角一直翘,露出微微笑意。

杨建凯来舟曲10多年了,“生意最近1年才好了,积攒了几十万块钱,刚刚进了货,全让水泡了。”

其他几个小伙子刚来舟曲不久,有开服装店的,有卖手机的,有的本钱都是借来的,“全砸进去了”。

“人活着,就行了。”杨建凯说。剩下一比较值钱的,就是这辆小货车了,他们打算开车回温州。

正行驶出县城,几个背着行李的人拦车想搭个便车,他们是来自四川的农民工。

“我们干活的都没事,但是老板没了。”他们本来8月8日就离开舟曲的,“老板也是一个四川人,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扔在那里不管。”于是,几个人花了5天挖出了老板,埋葬好,然后才背起行李回家。

舟曲的当地人,也渐渐恢复了些许生机,月圆村临时党支部和村委会成立了。

小巷里,有的村民挑着自己家种的豆角来卖;大街上,商店逐渐开门了。有个小伙子拉了一三轮车西瓜,在大街上切好发给大家免费吃。废墟上,有人开始搬运还算比较完整的家具。

陈建新的亲戚朋友埋怨,埋怨二哥陈建龙时,不该在那个当口把挖出来的钱包给一嫂,“里面还有几千元现金,还有很多银行卡,他二嫂只是抽出来丈夫的身份证,然后把钱包直接扔进火里面烧掉了”。

而陈建龙及其母亲、弟弟等人的棺材钱,都是由陈建新的连襟王咏琪出的,他说,“那个时候,哪还能考虑钱不钱的”。

王咏琪把剩下的最后一口袋米,下锅招待了记者,吃饭前,他拿出酒瓶,先倒上三杯酒,洒在地上,敬死者。

身为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的陈建新,三个月前妻子因难产而死,生下的儿子也在灾难中离去,他把遇难的亲人挖出来埋葬后,然后把在兰州上学的女儿送走,又去上班了。大家见到他之后,什么话也不说,把双手伸过来,抓住他的手使劲地握着,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

洪玉芹家地震后刚重建一年的二层楼被冲倒了,10多万元的债务还没还,但是,他还是想办法先把给女儿买棺材时借的钱还上了。

8月10日早,月圆村临时村支书尚方的儿子出生了,成为月圆村灾后第一个降生的生命……